

文選滌註

和16  
1.199  
11





門 16  
號  
卷



中間險字奇句  
六儘雜見錯出  
乃却以粗鹵矯  
健之氣行之讀  
者但見其飛沙  
走石橫溢不可  
過然而精巧實  
理俱在內要之  
文字廣大精微  
皆不可廢若細  
處稍疎即氣勢  
宏暢未幾覺  
單薄而乏力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過秦論

論秦之過也，有三篇，此第一。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至孝公益強，故先述之。殽，山名，函，函谷關也。括，結也。囊括，盛而結之也。西河，魏地。



欲見秦之強故  
極言六國之盛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  
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  
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  
蘇景、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  
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

五臣叩作仰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  
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  
師，逃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  
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伏，弱國入朝，施  
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善無家字

惠文，孝公子，武王，惠文子，昭襄王，武王異母弟，  
締結也，平原君，名勝，趙之諸公子也，孟嘗君，名  
文，姓田氏，春申君，姓黃，名歇，信陵君，名無忌，魏  
安釐王弟也，關東連兵曰從，六國附秦相伐曰



善頭作頭

橫甯越趙人蘇秦杜赫周人蘇秦始以連衡說秦惠王不從後為六國從長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召滑楚臣樓緩魏相蘇厲秦之弟樂毅燕昭王亞卿吳起衛人事魏文侯孫臏事齊威王武之後也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廉頗趙之良將趙奢趙之田部吏徐尚翟景帶佗俱未詳什倍謂其地什倍於秦也九國六國與中山宋衛也櫓大楯也孝文昭襄子莊襄孝文子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五臣墮作墮  
善鋌鑄作鑄  
錫

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六世自孝公至莊襄也時周分為東西周故云二周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秦更名民曰黔首鋌箭足也始皇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華華山也誰何言誰敢問也



欲見秦之敵故  
極言涉之微

五臣罷弊作  
廢散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

金城言堅也，殊俗遠方也，陳勝字涉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甕牖以甕為牖也，樞戶樞也，呾古

氓字，涉戍卒漁陽，故云遷徙，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窮士，耕則飢，桑則寒，聞朱公富，往問術，乃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故曰猗頓揭高舉也，羸擔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此五非字句法  
甚跌宕快活  
未摸擬者不知  
凡幾然此非大  
傳自創要泛城  
非不高四句演  
出

五臣無於字



卷一篇意以喚  
未二句九句作  
一氣下甚是壯  
偉

五臣應作墮

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  
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鍤

鍤，鋤柄也，棘矜，戟也，言以鋤柄為之也，鍤，利也。

非有先生論

非有，謂無有也，假仕吳之事，明君臣之義，以為諷。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

西京文大都  
淡夢情呼  
六然窮雅潤  
耳然而有遺味  
矣



善無為先生  
取作爲先生  
亦取善臣字

善無而順而  
字

善無為先生取作爲先生亦取善臣字  
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

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唯唯敬聽之辭也。佛違也。

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

善無于直二  
字

六有節奏有婉  
致如此質朴佳  
處勝彼浮飾第  
稍鎔鍊使入腴  
淨境更妙

五臣先作於

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閱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人。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



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  
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  
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  
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  
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  
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  
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善治作理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誹非上所行也飛廉善走者也生惡來父子俱  
以才力事紂革多力也詩小雅文也愉愉煦煦  
和說之貌也  
拂與弼同

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  
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  
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  
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  
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

善無水字



此處語稍無

善義作誼

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錄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善裂作列

捐薦去几自貶損也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得呂尚坐茅以漁人倫人理也

此後語覺太繁

善躬作親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



數語不知告誰  
且又稱臣豈上  
武帝表邪  
五臣貞作積

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  
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  
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  
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  
之謂也

穆然靜思貌綿連微也  
朱草芝也詩小雅文也

### 四子講德論

并序設為微斯文學虛儀夫子  
浮游先生陳丘子以立論端

王褒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  
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中和樂職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也漢書  
曰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聞褒有俊才  
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  
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取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

就淡意敷衍氣  
免心覺弱以微  
有華語不甚寂  
寥其佳處乃在  
舒徐自在正  
於淡處見風致



雙承使覺風度

勝

善頑器作器

善懿作懿

五巨無也字

此等偶語為濃  
翻不若首節之  
單語有雅味

五巨斷作斷  
善致遠上有  
能字

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紹介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

何必紹介？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風俗通曰：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距止也。距躍謂不行也。伯牙善鼓琴，鍾期善知音者也。紹介，傳命也。甯戚望齊桓而悲，擊牛角疾歌。商，秋聲也。晏子春秋曰：晏子之中牟，暗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晏子曰：子何為者？曰：我越石父也，身不免凍



餓爲人僕於中牟，晏子解左驂而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曰：「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士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爲人臣，莫吾知也。今子贖我，知我矣，不辭而入，與臣我者同矣。」晏子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嫫姆倭傀，皆醜婦也。吝歎辭，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矰。蒲苴，善射者也。膺騰，謂躍胸也。撇波，擊水也。衝蒙，衝突蒙叢也。」

描寫容止處六  
自助色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運轉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之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

五臣抄作解

聞曩從未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

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太上，天子也。

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戒慎，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論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

善心作密



五臣形作刑

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只就淺語中微加琢鍊便自具雅度  
善黎作民  
善義德作德  
善寡作聊

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少而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臣請使。擊曰：諾。於是求北犬晨鴈，齋行倉唐至，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中山之君亦何好乎？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詩云：鷓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如何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君不賢，何以得賢傅？遂廢太子訢，召擊以為嗣。節止也。趨進也。快，不辨貌。精鍊金也。鑛璞，金石相和未理者也。紛紜，衆多也。寂寥，曠遠也。皇唐，帝堯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



封何必歌詠賦詩。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昔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得失。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鱣鯁並逃。九罭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



卷二十六

和解中占地步

五臣無馬字

救得好

善無也字

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甘棠之  
 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  
 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  
 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  
 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  
 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也

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言道行天子德化使四方皆信從也色勃怒也皆溢怒目貌周頌清廟

祀文王也周公作洛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扈黑自雜也億度尺丈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言見少而不見多也把握狹也大人天子也方伯諸侯也九或魚網之大者也蠅之為蟲能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垂棘壁也緝釣魚繳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緝也王言出雖小弘之而大也甘棠毛詩篇美召伯也二客文學與夫子也言於計室塞於議沮敗無傷於理也措意猶致意也介士被甲之士也議愚感敵謂議敵者之愚也敵指先生也二生先生陳丘子也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  
 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  
 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



五臣無也字

五臣答作畢

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眾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大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

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濞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侵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釋尋釋也、甘棠謂召伯也、益州刺史居方伯之任、故以召伯為比、寥戾、風聲、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故曰一狐之腋、齊桓之臣、有管仲、鮑叔隰、朋、甯戚、晉文之臣、有舅犯、趙衰、秦穆之臣、有



王廖由余五殺大夫楚莊之臣有孫叔敖子反句踐之臣有范蠡文種泄庸魏文之臣有段干木田子房翟璜燕昭之臣有郭隗樂毅困閔謂困齊閔玉也

此處稍覺傷煩  
詩少刪  
淨為善  
五臣歡作勸

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

五臣思作德

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後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異倫猶異等也美政洪恩指舉孝以下至子弟縲匿也事皆出漢書宣帝紀耄老逢辜年八十以上勿坐也縗經居喪之人也身死腐人謂以飢寒死獄中者也子弟縲匿謂子匿父母匿大



父母者皆勿坐也，愷悌大順也。毛詩大雅文。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鷄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人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此狄賓

善肌慄作飢，五臣征徭作征，恇。

五臣尚作上，摘詞率易，遠不及封禪美新等。

五臣尾狐下，無而字，洛誥周公曰乃，命寧子以秬鬯，二齒曰明種。

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人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此狄賓



五臣合作洽

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

大理主刑獄之官征俗惶遽也天符卽下諸瑞也人瑞卽下諸侯服也漢書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又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又曰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露降未央宮嘉穀玄稷降于郡國三壤謂上中下三則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渡河白魚躍入王舟同辭同伐紂也秬黑黍鬯香草以釀酒也鬼方遠方也史記云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張武爲南郡太守得白虎

善曰夫作夫子曰

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聞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僑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梟矚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

五臣無賀字



五臣泉作潤

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  
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尊所聞未克殫焉  
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  
悅服

打拾也拊弓把也杙動也犯芻蕘謂入塞食漢  
草也詩人所歌謂獫狁孔熾我是用急也日逐  
單于皆匈奴名編結以下皆蠻夷種類編結編  
髮也沮顏刻面也焦齒黑齒也梟矐深目也黥  
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  
不衣也懣積也黥不明也  
殫 闡 快 佚 戔 域 公 中 黥 庵

王命論

言帝王受命也時光武即位隗囂  
據隴擁衆欲以分裂處以此悟之

班彪

持論固善然只  
是大概略說殊  
未發揮痛快文  
則平教去微  
加濶濶之致雅  
正則有之未為  
甚工

五臣按一作  
一揆

昔在帝堯之禪日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  
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  
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  
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  
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  
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



稍有辭鋒

暗指隗囂

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偃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稷周之祖也、契殷之祖也、春秋晉史蔡墨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神母夜號、即高祖斬蛇事也、運世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偃特起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拑之、時人復知漢乎、神器天子符璽服御之物

暗指隗囂

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戈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柰枕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流隸。流移賤隸也。信布。韓信黥布也。梁籍。項梁項籍也。不長曰么。細小曰麼。馬之下者為駑。蹇跛也。六翮。鴻鵠之翼也。柰。枿上梁。椳。梁上楹。皆小材也。餗。鼎中之饌。足折曰覆。

五臣末作時善無並起二字善無今字

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以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

五臣其後上無陵字無字

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為漢宰相封侯以上並史記文春秋史書之通名也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

詳敘高祖



文選論注

五臣由作用

微有態致

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帝堯苗裔，見前。漢書曰：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徵應謂下衆瑞也。趣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其疾也。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問張良，良發八難，高祖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初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食其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沛公攝衣謝之，延上坐，成卒，婁敬也。說上西都長安，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張良令太子卑辭安車，請四皓為客，上見四人，驚曰：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亡命，謂陳平自楚逃歸漢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畱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五臣作其

文選論注

卷二十六

論

二二



劉媪高祖母也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  
雷電晦冥父往視見蛟龍據其上高祖嘗從王  
媪武負貫酒時醉臥二人見其上常有怪竟折  
券弃債呂公善相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  
箒妾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遂東遊以厭當之  
高祖隱芒碭山中所至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  
知所在輒求得之白蛇分謂為高祖所斬也高  
祖初入關時五星聚東井韓信謂高祖曰陛下  
天授非人力也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  
公喜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曰沛公殆天授

五臣同作周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  
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  
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  
家之圭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

摠收上意是漢  
文帝格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  
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  
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  
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五者謂五行相承也纂註謂前其興也有五之  
五者所謂謂有此五者與無此五者也厭合也  
度數也折足以下即重述上所言之英雄指隗  
囂也覬幸也覲欲也貪不可冀謂貪不可冀望  
之物也

案節餽速



宋... 論... 文... 帝... 身... 本... 如此... 帝... 身... 本... 如此... 帝... 身... 本... 如此...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淪註

典論論文

文帝典論二十篇論古者經典文事此篇論文章之體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

詩論得十五六  
然尚涉淺若行  
文則更淺蓋文  
帝身本如此



此評諸公可  
與吳季重書  
參看

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  
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  
燦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燦之匹也如燦之  
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  
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  
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  
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

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  
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未  
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  
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  
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  
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  
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



吾無不字

五臣弗作不

五臣懾作懼  
富貴下無則  
字

五臣遊作逝

善無亦字  
五臣無之字

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武仲傳毅字享千金謂自貴重也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故曰仰齊足齊俗文體舒緩幹之

文時有緩氣也張蔡張衡蔡邕也楊班楊雄班固也檢法度也飛馳謂鳥飛獸馳也徐幹著中論二  
十篇



文選論

多用舊語而鑄  
裁未至雖古意  
不失然終乏新  
味

五臣無之字

起慶殊草率

六代論

夏殷周秦漢魏也。是時天子幼稚，  
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曹阿

字元首，少帝族  
祖為弘農太守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文選論

卷二十七

論

四



四節平、遊去  
迷事太詳殆似  
史中諸志不似  
論

與天下共民謂建立諸侯也秦不封建故云獨  
制親疎天子之宗屬也同異謂同姓異姓也輕  
重謂大小  
之國也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  
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  
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  
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  
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  
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

丘臣聘作馳

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皇相恤至  
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  
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  
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帥禮謂伐不義奉周室也苞茅藉祭之草也齊  
伐楚管仲對楚使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  
定王時晉帥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功晉執仲幾歸京師方城楚之險也楚子觀兵  
於周周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宗姬謂周同姓之國也時王孫滿對楚子曰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故云消於唇吻，匪遑不服也。其亡二語，易否卦辭，苞植也。否世之人，咸云將亡，而不知聖人繫於植桑，不亡也。

五臣無將字

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

五臣歲作人

五臣絀作黜  
善無於字

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主，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

五臣尅作刻

五臣令作命



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

田常齊相殺簡公，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邑。至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呂氏絕祀，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韓趙魏也，盡滅晉族而分其地。始皇崩，趙高與李斯詐爲受遺詔，立胡亥，更爲書賜公子扶蘇死。二世乃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申商申不害商鞅也。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時山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二世以讓高，高與女壻閻樂謀，易上樂前曰：足下自爲計。二世願得妻子爲黔首，樂麾兵進，二世自殺於望夷宮。

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

善傾動上有能字



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五臣恐作怒

漢宗室齊悼惠子章為朱虛侯，弟興居為東牟侯，與諸侯共誅諸呂，七國之反，由高祖封地過廣，然文帝不能漸分其地，是寬之過，制也。景帝驟加黜削，是急之不漸也。

五臣命作令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

文氣太弱，緩令入讀之不擊節



五臣乎作于

五臣無以字

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

武帝時主父偃勸上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上以德施實分其國自銷弱矣不豫政事不秉執朝政也五臣以不與為不輸政事指國家謂不輸租稅於國家恐非是酎酒也大祀曰飲酎漢時諸侯助祭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兄弟七人皆封列侯稱引謂稱古今之事也異姓秉權謂王莽也田常事見前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都鄉侯閔獻神書得封列侯不能有定謂不能定亂也

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氏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闇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



文選論注

五臣無所字

室變為秦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

光武不封建子弟，是踵秦亡國之法也。桓帝為宦官曹騰所立，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與帝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殺武等，灰燼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官室也。秦藪草木荒也。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兇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

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

五臣無於字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七

論

十



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

魏武沛國譙人，故云龍飛譙沛。爲兗州刺史，後遷都於許，許屬豫，故云鳳翔充豫。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喻不義之人也。董卓遷獻帝於西京，魏武迎帝都許，許屬潁也。五代自夏至漢也。空虛，謂有封之名無其地也。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大將也。衡車，上橫木，輓格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

五臣扶作介

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雍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善聖王上無以字

墉，基城牆之基也。黑墳，色黑而墳起者，言肥土也。



文選論主

淺雅

善無聞字

五臣建作遠

博奕論

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時蔡

韋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字弘嗣吳人為太子中庶子後為孫皓所殺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夫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



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

呂氏春秋曰：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免此苦？友曰：莫如學。三十歲則可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卜式以田畜爲事，入山牧羊，十餘年，致羊千餘頭，黃霸坐阿縱，夏侯勝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俱出漢書。仲山甫，周賢臣，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吳漢，光武時人，常勤勤不離公門。

五臣既作習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睹及衣物，徒慕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秤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

行文六小有致  
第持論早翻使  
人歌



善無於字  
博奕本小技但  
說疲精神無益  
為主即得要領  
乃項較量殊  
覺雅而俗且此  
意就不知六何  
必說

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  
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  
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  
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  
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  
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  
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猶且肝食、  
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名彰也、

五臣無暇字

枰、碁局線道也、罰、線間方目也、  
擊木、投石、童子戲、肝、日晚也、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  
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百行兼包、文武並鶩、博選良才、精簡髦俊、設程試  
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  
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  
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質博奕

五臣無也字

五臣無也字

此意愈早世事  
如奕碁豈自  
多



恐未必然若如  
此論愈見博奕  
者有長矣

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  
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  
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遠矣。

金爵以金印爵人也。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  
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子各一百五十。袞龍

三公服也。

野

卦

養生論

嵇康

旁引曲證剖析  
殆盡却甚無一  
迂語  
質率而不失其  
華筆力自暢

五臣妖作天

五臣無請字  
不目作目不  
然作則

世或有謂神僊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  
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  
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書  
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  
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  
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  
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



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鬚，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

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天耳。禮記曰：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夜分夜半也，呼吸吐納，服氣也。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

五百天下下無之字



五臣無共字

收功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

五臣當作煮

五臣內外作

眈。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至秋區收。三升粟。畝得百斛也。一曰區隴。而種非漫田也。一曰穿坎。為區也。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暝。不欲覺也。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互相交結。每風來。輒相離。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萱草。今之鹿蔥也。薰與葦同。說文曰。蒜。葦菜也。一云豚猪也。其肉虛人。不可久食。一云豚魚無血。不利於人。抱朴子曰。蝨處頭而黑。本草曰。麝形似麋。常食柏葉。五



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着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勝於常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山險，樹木癭，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無考，豈唯以下言不特豆榆等為然，人身亦有然也。無使堅，謂黃則必脆也，無使延，謂麝有香則為人得，註云：芬亦薰也，言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非也。本草曰：上藥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鬻今之煮字也。

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

快

五臣為下有而字為下有有受字五臣治作理

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究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

快

五臣性作生



五臣欲坐下  
有而守

得盡

五臣自作自

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物至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馳騁猶任意也一切之壽言以偶然得之也尾閭海水泄處也在百川之下故稱尾水聚族之處故稱閭尸子曰五尺犬為豫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為猶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侯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故稱猶豫爾雅云猶如塵善登木聞人聲乃緣木上下故稱猶豫交賒相傾言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也豫章木名與枕木相類須七年可別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

五臣自作自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七

十九



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區 區 羨門、古仙人也、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他本作庶者、非

運命論

李康

字蕭遠、中山人、性介立、不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起家尋陽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

文氣映暢筆力  
雄肆通上下兼  
雅俗



氣甚疏遠

非字句對上乃更續以然則數句本只是不拘然勢却活潑

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大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於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

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明與鳴古字通里社神祠也龍見喻君成功於天下也媵臣小臣也黃石神人也其書有上略中略三略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格量度之也孔子語禮記文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有開必先謂先生賢明之佐也天雨出雲喻君臣相感也詩大雅文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翰幹也

豈唯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

一本妖作秩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七

論

二十一



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史記曰：昔夏之衰，有二龍降於庭，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三代莫敢發，厲王未發而觀之，祭流於庭，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祭化為玄龜，入後宮，童女遭之，笄而生一女，棄之，有夫婦哀而牧之，奔於褒，後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是為褒姒。左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乃背晉好宋，宋人執曹伯陽以歸，殺之。魯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後魯人召穆子，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後穆子

病，豎將為亂，不進食，穆子餓而死，牛豎之名也，數謂運數也。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閤閤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

五臣可援下有也字



五臣屈上有受字屈下無厄字

東坡昌黎廟碑祖此

世人唯尚名仲尼之孫孔門高第宜足取重若

夫叔梁紇之子由卑賤儒誰其尊禮之

五臣無雖造門三字未入室下無於字

五臣曰作世

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

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間。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河洛。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指文王也。武。謂武功。指武王也。七。九。六。八。世數也。合之。卽卜世三十也。五。臣。謂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年八十六。當言九十七。今倒言之也。此說非是。善。註。謂自成王至厲王。凡八世。應七。而衰也。自厲王至二霸。凡九世。應九。而衰也。自二霸至



景王凡六世應六而謀也。自景王至七國凡八世應入而謀也。文薄之弊即周尚文之弊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謂周尚文之治終於漢祖也。此上論周家一代之事以下論仲尼一身之事也。過其末維其端皆指世衰而言體二體顏冉二子也希聖希孔子也楚昭王欲封孔子子西沮之而止封已猶云自重也。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

五臣亂作辭下於字作其

五臣而志士之而作然

善謗議作誹謗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



形容情狀曲至  
昌黎送李愿序  
本此  
兩語特妙

折得透快

大勢固跌宕而  
鑄鏤白首牛車  
跋頭等字大有  
助於濃色

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忘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

秀出也。木高出於林上者。風先折之也。湍衝也。蘧蔭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蘧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闕看向背。卽下勢之所集。四語也。其言逐利勢人之言也。脈脈。矯詐貌。鑄鏤。劍名。吳王以此劍賜子胥也。脈。脈。矯詐貌。鑄鏤。劍名。吳王以此劍賜子胥也。死也。費無極。楚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常殺之。主爵。官名。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



即位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讒言急令車騎圍望  
之第望之飲鴆死後成帝以石顯舊惡免官徙  
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  
死茲言絞縊者或誤也

日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  
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  
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  
舒之間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  
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  
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  
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

五臣河下有  
水字

大節喚應甚闊  
暢頌性有勢而  
為實及此節尤  
較醒快而此節  
更奇肆開人之  
迷且詞藻亦副  
真是驚心動鬼

五臣紛作警

五臣扱作棟

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  
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  
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  
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  
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  
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  
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侍其前五刑隨  
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  
之親疎分榮辱之主客哉



王莽董賢俱為大司馬故云三公楊雄自序曰  
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董仲舒下帷講誦  
弟子或莫見其面閔靜也五都洛陽邯鄲臨淄  
宛成都也汝陽北山之田皆沃壤也紛即髻字  
鬢後垂也言以賤隸而守倉也庾露積穀坻亦  
山也扱插也鍾山藍田俱產玉之所夜光瑱璠  
皆璧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即下六疾五刑利  
害攻奪也左傳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客主  
以榮為主  
以辱為客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  
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  
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  
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乎故君  
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語默不失其人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琰輪轉而衡軸猶  
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辰極北極也衡北斗七星之中星也斗柄隨時  
以指四方而衡如車軸不轉也詩傳曰燕安也  
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孫順之  
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先友謂孔子







五臣看祥見

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  
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  
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  
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  
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  
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芳者以  
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比伐諸  
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  
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

五臣無而字

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武烈皇帝孫堅也、爲權之父、漢以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並起義兵、堅亦舉兵討卓、夷羿之氏也、故云夷羿、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也、宗祊宗廟也、皇祖漢祖也、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祀以太牢、哮鬪虎振聲也、戮力并力也、長沙桓王孫策也、堅長子、策時陰謀襲許、迎漢獻帝以令天下、夷平也、庚道也、謂還於太平之道也、一云夷庚藏車之所

五臣回於之於作乎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審心因於令圖、  
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  
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  
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

五臣於作乎



以文法乃效公  
孫弘傳贊

上去二字移以  
字置句中遂作  
小變

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諍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大皇帝孫權也。策之弟，東吳旌命，皆所以招賢也。旅次也。陸公陸遜也。機之祖，故不名。器任才器也。諷議，謀議也。舉正，持正也。術數，占術也。機，妖祥也。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巫祝禱祀之比也。諍，智也。

魏氏嘗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



六覺傷頰

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未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刃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

五臣莞作莞

五巨耀作輝

協殊喬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竒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鄧塞山名漢陰漢水之南羽楫龍躍言其疾也五百人為一旅言魏師水陸並進也曹操至荆州權遣瑜與備并力逆之也一交戰操軍破退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陸遜四面促之土崩瓦解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備敗而退殂於末安宮濡須水名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州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人沈溺者數千人蓬龍山名魏遣臧霸伐吳吳將韓當敗之於蓬龍山岫縮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八代三皇五帝也蒐閱也



古搜字通類祭也。棘戟也。鍛鍛有鐔者。騰風也。圻界也。一圻方千里。一介行人。獨使也。宇內清平。不用戎馬。而以一使撫巡四方也。外閑馬廐也。輶軒使車也。衝朝兵車也。

大皇既沒。幼主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黥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

五臣丁奉下有鍾字

五臣存作良

五臣志作患

五臣無卒散二句

巧而未響

五臣險阻作阻險  
彼此句虛便覺弱而少力

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劉曹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幼主孫亮也。權之少子。廢為會稽王。立權第六子休。是為景帝。歸命孫皓也。降晉封歸命侯。陸



公陸抗機之父故不名離斐即黎斐也曆命吳之曆命王師晉師也工輸班古巧人作凌雲之梯以攻宋智伯晉大夫攻趙襄子引汾水灌晉陽城左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破齊濟西浹辰十二日也河時為晉太康之役曩日謂曹劉也貿易也

誠

國祚

崩

標

軻

肉

朝

朋

此篇分三節一言地可守次言蜀亡不為害三穩論保國之道

五臣無怨矣矣字無以字無陋矣矣字

此後一段又做王命論

辨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



大選論

善非食下有貪

善效作致

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踏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五臣其謨下有謀字

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

太祖孫權也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竒之引置左右權克荊州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着席涕泣交橫權親以巾抵其面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魏侵吳北邊權遣陸遜征之親執鞭鞠躬以送曹操入荊州權盡以武衛濟周瑜之軍武衛謂權親近宿衛之兵也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衆退獨與肅對飲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漢時為綏南中郎將領交趾太守後率兄弟奉權節度遣子入質張公張昭也權常乘馬射虎昭變色而前曰人君者為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猛獸乎諸葛之言無考陸遜諫權緩刑權從其言權歡宴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劉基起

文選論

卷二十七

論

三十四



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左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故云三爵。註以三爵爲醉後。非也。子明。呂蒙也。疾發。迎置內殿。療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穿壁瞻之。凌統卒。二子年各數歲。權養於宮內。愛與諸子同。登壇。謂卽帝位也。顧謂諸公卿曰。昔魯子敬常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厭安也。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末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五臣無以字

中葉謂權中年之時也。齒列也。巨弘大也。纂註云。巨字疑衍。或是未有巨。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



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

然也。

長轂兵車也，路狹險無行車之路也，不過千夫言地狹雖人衆無所用也，舳船後持舵處也，艦船前刺櫂處也，千里言相銜不絕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劉備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爲長蛇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應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

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誼而咨之，大司馬陸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宣節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

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

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

禽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

羣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

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

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

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

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

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

五臣誼作議  
一本再有公  
字

以段微大節奏  
之妙



此四句仍是過秦天下非小弱意而調微變

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禍，亂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機械攻守巧法也。陸公陸抗也。晉人所長，在於陸戰。若舍陸而水戰，則須守三峽以禽之耳。步闡西陵督也。叛吳降晉，寶城堅城，據之以延晉師。又以幣帛招說羣蠻，以同叛吳。大邦謂晉也。時吳亡，機仕於晉，故稱大邦。東坑在西陵東北。陸抗築城以守，反虜謂步闡也。蹤跡伏俯也。北窺謂投晉也。時抗勅軍營更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守城，留慮距胤。肇屈夜遁，輕騎躡之，肇大破，遂陷西陵，誅闡族。潛謀晉伐吳之謀也。吳釁謂孫皓無道也。晉滅吳在太康年。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也。孫皓天

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愈言少也。人之云亡，謂陸抗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何

五臣謂作誤

五臣無者字首篇尾曹劉之將此篇太康之



役并此俱就過  
秦天下非小弱  
變出一意而三  
敵之稍可厭文  
賦曰尚傷燕而  
愆義凶雖愛而  
必捐士衡何不  
捐其二邪然愛  
法固善此及曹  
劉段離之則雙  
美矣  
五臣俊人之  
人作又

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  
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  
以誘俊人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  
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  
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  
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  
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湯武革命易革卦辭也玄太玄經也王侯設險  
易坎卦辭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  
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顯其所參  
則惑矣言吳之興天地人三者並得也四州荆

揚交廣也麥秀微子朝周過殷之故墟而  
作也黍離周大夫行役閔宗周而作也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  
 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  
 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  
 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  
 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  
 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

此是古今一大  
 事士衡與子厚  
 對墨角立然被  
 篇機局心務佛  
 與此相似蓋子  
 厚有意為機骨  
 乖抑詎論事固  
 自有暗符者邪  
 筆力非不雄肆  
 然以排體累其  
 馳騁之勢  
 此起處一段語  
 俱不甚精

無本不甚勁又  
 着此也字法二  
 排語乃愈覺弱



兩層排語轉意  
甚滯晦

泛貫得治安策  
彼且為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  
云云操管未

五臣無矣字

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  
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  
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  
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  
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  
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  
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  
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

善無蓋字

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  
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  
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  
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  
膺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體國猶分國也五長即五等也財古裁字通宗  
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說以使民易兌卦之辭  
也。不利而後利謂不與人同其利而已自有其利  
也。利而後利之之利謂與人同其利而因得與  
人共享其利也。九服九州也。體信猶親信也。目  
綱目也。喻諸侯天網喻王室也。言以衆綱之目  
經營四方則天網自為之通暢也。膺  
背也。四體喻諸侯心膺喻天子也。



論

五臣禮作體

較量有衡點時  
中肯綮

文勢六勁淨有  
功

五臣無微字  
積下有其字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目擊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愿，慙也。涼，薄也。言法愿者必至於薄，道明者有時而暗也。五臣以涼作諒，謂明也。疆禦，難制也。未折，謂未大而折也。三季，三代之季。七雄，戰國也。有物，謂禮物也。封畛，疆界也。有隆，謂加盛也。二王，夏殷也。懸御，遠禁也。言周封五等諸侯，雖不能遠禁無弊，而權其禍福之輕重，則侵弱猶愈覆絕。土崩，更痛於陵夷也。釋位，謂去位以謀王室也。置勢，置諸侯以成盤石之勢也。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



議論儘有曲折  
所以未甚快者  
蓋由排體累之

隨島閣澤操奏  
尚好

勁

五臣覆滅上  
有而字

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  
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  
患闡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  
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  
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  
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能號澤哉借使秦人  
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  
日

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庇廕矣葛藟猶庇  
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也尋用也如用斧去其庇廕也不封諸  
侯將以弱下而實昧制國之道也振矜自得貌  
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驚之叛者九國  
左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楚子  
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收頓言皆止而不  
敢也正與劉項闕關勝廣號澤者異也五臣謂  
收用也頓發也以晉楚欲偏周取天下非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  
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  
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  
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

此却以排語助  
色



西字及排語多則氣脈前後一律殊覺小碎

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六臣：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七子：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瑩，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梁也，皇祖高祖也，夷傷也，高祖自擊黥布為

流矢所中也，吳王濞反，以袁盎為奉常，使吳吳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吾已為東帝，尚誰拜，過正謂矯枉過正也，朝士外顧，謂不附諸呂而迎立代王也，時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中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五侯：成帝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也，新都王莽也，覆車轍跡，謂前漢有名無實，故王莽得僭位也，光武不封建，故云強臣梁冀之屬，一夫董卓也。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

五臣宣王作屬宣



以疾宕起伏之  
勢而仍用排語  
實之不知爾時  
調法何為若此  
豈以散則不為  
土邪

漢階闈蹙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智愚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  
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  
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  
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  
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  
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叔

七臣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蘇子皆周  
惠王時奉王子頹以作亂者三子子頹叔帶王  
子朝也子頹惠王弟叔帶襄王弟子朝景王長  
庶子悼王兄也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覃  
延也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王子頹作亂鄭伯納惠王叔帶作亂晉納襄  
王故曰振于晉鄭階闈蹙擾謂王莽也孽  
臣朝人謂董卓也與深也謂深沈之主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  
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涉  
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



五臣前作狀

度自恃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  
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庸能謂用其能也休明謂君德也禮記曰千里  
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  
連有帥率與帥同以貨准才言無才而貨多則  
亦為高官也貪殘即指鬻官之吏而言羣后指  
郡縣之官而言言在內之臣亦如在外之貪貨  
也五臣以萌作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  
諸侯恐與上文不蒙之與之廢指治道廢興而  
言五臣以後代帝王見鬻官貪殘之事或廢封  
五等者亦  
不得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  
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  
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  
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  
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臣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  
俱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  
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  
蔽矣



為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圖之也。企羨也。希。望也。註云。希。少也。言少能及此。是以希及為句矣。義未安。嬰。繞也。尚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堂。謂作室之基。構。造屋也。並賢兩愚。以五等與郡縣較也。五等以長久而功厚。郡縣以數易而功薄。五等以累世流惠而過淺。郡縣以侵人利已而過深也。八代五帝三王也。

辨命論

并序

劉峻

辨論不窮。泰繪有餘。第調法無左。馬之蒼勁。遂覺饒思。而乏勢富。辭而寡韻。早氣格去。西京殊速。蓋時尚若。茲即高手。未能超出。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主上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舉秀才。弟辰謂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天旨。天子意也。時孝標植根。溜右流。寓魏庭。冒履危難。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遂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著茲論。故辭多忿激。



自論公明即借  
公明義端而謂  
送偏處起

五臣無則字

五臣鵬作福

撰語隋

五臣謹作喧

最得人情

臣觀管輅天才英瑋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  
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  
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任饗養而居  
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  
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聞  
其惑至於鵬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  
曰唯人所召饒饒謹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卜祝主卜筮祭祀之辭也  
貪於飲食冒於貪賄謂之饗養天折也闕止也

此蓋玉象之為  
莫之致也說

王充字仲任作論衡曰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  
有富貴貧賤之命命貧賤雖富貴猶涉患禍失  
其富貴命富貴雖貧賤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不  
在操行也司馬遷曰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  
死仲尼獨稱顏淵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  
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著也鵬冠子者楚人居深  
山以鵬冠故以為稱貧賤之服也甕牖貧賤之  
居也懸天命懸於天也鼎貴高門謂富貴也貧  
賤懸於天富貴由於人言議論不一也謹咋言  
語喧繁也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云  
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已之  
論言吉凶由已故云語其流

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  
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

文選論注

卷二十七

論

四十七



五臣淵泉作  
深淵

莫能不能弗能  
叠用不相避六  
是檢未到

偶語長短相錯  
次第通去如此  
則氣不急不緩  
正爾舒徐自在  
排語易為工六

自有濃色腴味  
與六朝諸排体  
又微不同

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  
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  
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  
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  
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  
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  
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

子輿因臧倉之計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  
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  
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  
而形有遺哉

亭謂品其形也毒謂成其質也虔劉殺也皆任  
自然也淵泉霄漢喻人之升沈也善註以鱗屬  
羽族釋之非也萬寶萬物也一作一成也淮南  
子曰工共之力怒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魯陽  
公與韓戰日暮不勝魯陽公麾戈日為之退三  
舍箭漏水中置竹籊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放  
勳堯也有九年之水故浩浩襄陵天乙湯也有  
七年之旱故焦金流石文公周公諡也寔路也



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此美周公詩也。漢時追諡孔子曰宣，故云宣尼。文子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言顏回早死也。冉耕有惡疾，毛詩曰：采芣芣，傷夫有惡疾也。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子輿、孟子也。馮都尉馮唐也。君山桓譚字，治五經，光武拜議郎，以非議將斬之，叩頭流血，乃貫出，補六安丞，道卒。鴻漸喻進用也。鍛，殘也。敬通，馮衍字，漢明帝以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堯失志，風穴風所從出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以上歷舉聖賢之厄於命者，語稍堆垛，又六字句連用而調法未鍊，殊覺拙滯。

善斯上有其字。

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

劉瓛字子珪，宋時篤學博通五經，舉秀才，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官，不復仕。璉字子璉，方軌正直，齊文惠太子召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署射聲校尉，後漢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



五臣命體作  
體命先號始  
吉下俱有而  
字

五臣密微作  
微密

華詞

無不窮究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亭亭高貌衡門  
衡木為門隱者之居也執戟漢郎官之職古則  
古人之典則也言因此兩人而槩論古之堙滅  
無聞者眾也相亦質也詩曰金玉其相宰衡冢  
宰阿衡也容彭容成子彭祖也猗頓富者黔婁  
貧者陽文楚之美女敦洽陳之惡人推穎廣顏  
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蓋  
股陳侯見而悅之出呂氏春秋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  
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  
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塗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  
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  
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

五臣命體作  
命體作

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  
英睿擅竒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  
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  
乎

御物之物亦指人言言命運於無形之中必因  
人以效靈成象譬猶天王端拱未嘗不任百官  
以司職也張桓張禹桓榮也禹說論語授太子  
榮治尚書亦授太子俱封關內侯有力謂命也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  
理哆囁頰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  
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

五臣非命下  
有者字  
辨六蔽可謂曲  
暢廣引細折新  
意層出有波瀾  
有安態蔚乎其  
文

文選論主

卷二十七

論

五十



轉詩妙

此即前陽文彭容兩意借喻

此兩節平說

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日。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靡顏膩理。美貌。張口也。嗚口不正也。顛頰。鼻高貌。皆言醜也。朝秀晨終。蟲也。生水。上似蠶蛾。如響言敏甚也。菽大豆。豆麥形殊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三者謂形年神也。以是三者而比榮辱也。二五即十也。龍犀。額之異也。日上下正平。曰河日。龜文。足有龜文也。蜀志曰。張裕曉相術。

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傳曰。楚恭王無冢適。有子五人。無適定。乃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璧於庭。使五人拜。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朱宣少昊也。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實。生黃帝。夜哭。即斬蛇。姬哭也。聚雲。嘗有靈氣。如蓋也。俱漢高帝事。渙汗。流布貌。驅貔虎。云云。謂以威擅而取天下也。帝道。即帝位也。言數皆前定也。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



此段文机絕微  
妙然亦不出前  
非一理一途及  
先師後嘆意筆  
下運轉映動真  
是無中生有  
五臣伯亭作  
崔駰相如作  
長卿

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遇隙，溘死霜露，其為垢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呂覽曰：伊尹母居伊水上，孕，夢有神告曰：「日水出而東走，明日日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因化為空桑。」故命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告之曰：『此國當沒為湖。』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東門門吏詢之，以雞血塗門，嫗早往視，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項羽也，擊破漢軍，殺士卒，雖水為之，不流。秦人白起也，長平抗卒四十餘萬，類瑕也。考不平也。崔駰字亭伯，竇憲辟為掾，察駰高策，出為長岑長，自以遠去，不得意而卒，相如拜孝文園令，病免而死，結綠懸黎，俱寶也。主父偃家貧，假貸無所得，遊燕趙中山，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公孫弘居淄川，家貧，牧豕海上，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為第一，後至丞相，起東閣，以延賢士。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愷升，辛受

愈出愈奇



意甚新奇可喜  
然亦本莊子利  
少害多哉出

引我狄為喻更  
莫可誰

五巨物作何

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瀝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物神

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

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

八愷高陽氏之才子也。八元高辛之才子也。渾敦帝鴻氏之不才子也。檮杌顓頊氏之不才子也。仲容庭堅八愷中之二。蒸上淫也。報下淫也。大風鷲鳥也。鑿齒獸名。俱堯時為害者。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出淮南子。狼戾謂戎狄也。金行謂晉也。版蕩亂也。左帶左衽也。沸脣戎狄語也。齊梁之間。以虜為沸脣。瀝洛晉所都。中縣中國也。汨亂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



善紘作殺

善無也字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

舜禹朱均。聖愚相友者也。無恒。謂其可玄可黃也。與君子遊。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俱化也。此皆言在所習也。左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告其師潘崇。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自縊。商臣立。為穆王。楚之後。皆其嗣也。子路與孔悝之難。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五臣無若使字

善若作如

申未盡意

善令以下有其字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



六、是曲終奏雅

善小作生

此處語不甚腴  
鍊殊覺宜弱出  
運命下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

以苟力全弱

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曰、可移於相、曰、除心腹而置股肱、不可、可移於人、曰、無人何以為君、可移於歲、曰、歲不登、何以畜人、於是熒惑退三舍、湯有七年之旱、剪髮摩手、以身禱於桑林、雨大至、未洽、謂不合也、漢書曰、于公門閭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為丞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歸東海、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徑廷過激也、聖人之言、即下立教等是也、積善餘慶、易經語片也、楚昭王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問周太史



議論縱橫不及  
辨命而工細過  
之  
撰語絕工妙不  
慌不忙逐節插  
寫皆得其神蓋  
議論中之賦  
亦只是平常語  
但鍛鍊力到便  
覺態濃而味腴  
起六覺弱

咋

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  
除腹心而置諸股肱何益有罪受罰也是與宋  
景同而退舍異也周宣王大旱祈雨詩曰瑤壁  
既平寧莫我聽是與殷帝同而來雲異也于公  
有子定國而勲華之子皆不肖延年未如盜跖  
而盜跖壽終東陵是種德殘獷又不同也獷惡  
也詩鄭風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此  
終上文自強不息意命非所論也史公太史公  
也董相董仲舒也長卿有悲  
不遇賦仲舒有士不遇賦  
責寃至  
歎桓  
璉津  
焉麾  
願感  
頰過

廣絕交論

任昉諸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

葛披練裙路逢峻峻峻然矜之乃廣朱公  
叔絕廣論到漑見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

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

而清風起故網緝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

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

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鑄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未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泪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鷄，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起假公叔以發端也。後漢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雕虎文皆異類，相感喻交不可絕也。網緼天地之氣，雲霧氣之相應也。嬰鳴鳥聲，星電喻應之速也。漢時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罕生子皮也。國子子產也。左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曰：我以無為為

善，唯夫子知我也。琴瑟言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膠漆言固也。墳篋樂器，喻兄弟也。惠子葬莊子，送之，謂從者曰：郢人墮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墜而鼻不傷。宋元君召匠石曰：試為寡人為之。匠曰：臣嘗能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子，伯牙也。伯牙鼓瑟，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傷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此言良友難遇也。後漢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元伯卒，巨卿夢元伯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數其期赴之，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豈有望邪？移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也。既至，執紼引柩，乃前。尹敏與班彪相厚，每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彝敘，常理也。粵當作越，比黔首云云，是公叔絕交中語，蒙客自謂也。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  
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壘壘之弘致  
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  
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鼓琴循絃謂之徽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  
去王方鼓琴使者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  
悲者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時有燥濕絃  
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澤有草曰沮言朋  
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為非是猶不知琴  
聲之變鳥聲之高也金鏡喻明道也龍驤蠖屈  
正隨時屈伸也日月聯璧謂太平也壘壘微妙  
之意言當守正理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棣華

即詩唐棣之華此詩言棣華及而後合喻權反  
而後至於大順也五音變化而成曲比絕交論  
也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而遺其玄珠使象罔求而得之玄珠喻至道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  
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  
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  
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  
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過錐刀之末於是素交  
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  
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



此節撰語尤工  
為得意態最濃  
典綉中有飛動  
之致

靈臺心也，寄通靈臺言心相契也。莊子曰：魚相  
忘於江湖，遺跡江湖言跡相忘也。渝變也。素雅  
素也，訛偽也。毛羽小  
事也。刀錐小利也。  
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  
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  
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  
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  
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  
流一也。

董石董賢石顯也，梁竇梁冀竇憲也，雕刻鑪捶  
喻造化工巧，以比四人之權勢也，與雲致雨謂

五臣將作將  
富埒兩語法全  
同前節得少變  
為妙  
五臣士作子

恩澤也，聳疊皆震懼也，鶴蓋蓋如飛鶴也，後漢  
書曰：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此  
流水指車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  
臣請必能，乃詐亡吳，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  
離走見慶忌，因以  
劔刺之，湛沒也。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  
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  
萃，分鴈鳧之稻糧，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  
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  
也。



陶白陶朱公白圭也。白圭周人，樂觀時變，言天下治生者，祖白圭。程羅程鄭羅褒也。程鄭臨邛富人，僅數百人。羅褒成都人，貧至鉅萬。漢文帝賜鄧通銅山，得鑄錢，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為金穴。魚貫駢頭相次也。魯連子曰：君見鴈有餘粟，爭爵也。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重耳謂舅犯日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頥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

五巨郁作煥

遵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

漢書曰：陸賈為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宴喜酣樂也。後漢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因稱有道，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歸，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人望之以為神仙。蔡澤頷頥折頞，涕唾流沫，相之醜也。以辯說奪秦相范雎之位，莊子曰：惠施者，黃馬驪牛之辨，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碧雞蜀之神也。王褒有頷，極騁其辭，郁古煥字通，溫煥嚴苦，即下飛沈榮辱也。總狀其辭，辨之精也。張敞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軼過也。言附驥則過於鴈之歸，碣石也。駟壯馬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



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陽舒陰慘，謂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也。莊子曰：泉涸，魚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是憂合也。及相忘於江湖，是歡離也。伯嚭奔吳，子胥請以爲大夫，被離問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谷風詩曰：將恐將懼，寘予於懷。刺友道之薄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漢書曰：張耳、陳餘爲刎頸交，湫隘苦蓋，俱言貧賤也。貧賤則交固，富貴則交攜也。濯漑，洗濯也。伯嚭，因伍員而榮貴，是伍員濯漑之也。張王，卽張耳也。陳相，卽陳餘也。後伯嚭

諧伍員而殺之，陳餘襲張耳而滅之，是斷金刎頸，富貴則變，故曰窮交。

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銖鎰，續微剽撤，雖共工之菟，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四字叠排稍覺重滯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衡不能舉謂輕也續不能飛謂微也顏冉曾史言其德行也舒向卿雲言其文章也遊塵土梗喻貧賤也八兩為錙二十四銖為兩剽撇續飛貌喻微有氣勢之人也蒐隱也南荆楚也楚有莊躄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此言南荆指莊躄也東陵盜跖也禮記曰苞苴簞筭問人者注曰苞苴裹魚肉者也張霍張安世霍光也量度也度其輕重而交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闐闐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恭循

張陳范巨卿同用亦是微瑕

五巨矣作也

善無然字

五文形容妙絕

三爨尚覺寂寥

亦快

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焉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爨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爨也難固易離讎訟所聚二爨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爨也古人知三爨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櫝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戰國策譚拾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請以市喻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求



五臣詩作特  
六但平：敘去  
而點注有情轉  
折中節遂覺意  
狀湧躍動人其  
極事修詞六非  
有非常新奇只  
長辭奏詩妙蓋  
其得力處乃在

鍊意鍊調故但  
見其佳而莫睹  
其痕迹  
此六淡交也

五臣惠莊作  
注惠

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此以市喻交也今作  
桓譚考譚集及新論並無此詞疑以拾為桓誤  
居譚上耳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出莊子張陳即前張耳陳餘也漢蕭育  
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  
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有隙漢書曰  
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  
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  
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後漢王丹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  
丹欲奔尉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朱穆  
之作絕交論因王丹而起也檟與夏同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  
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  
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  
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  
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  
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版至  
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  
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  
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暝目東粵歸骸洛浦總  
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郵厲之  
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



瓊河峭勁有力

雙句收若緩而  
實勁慨嘆中秀  
骨挺然

寧慕。郗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大  
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  
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  
皦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銀黃。銀印黃綬也。曹王曹植王粲也。許郭許劭  
郭泰也。田文孟嘗君也。養客數千人。鄭莊鄭當  
時也。漢武野未嘗不言天下長者。時張目也。眉  
上曰衡。雌黃猶言善惡也。後漢汝南許子將有  
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謂之月  
旦評。輜駟車也。韉車軸頭也。闕里孔子里名。後  
漢李膺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  
門。戰國策曰。有賣駿馬於市者。莫與言。伯樂旋  
視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曰。汗明說春  
申君曰。伯樂遭驥服鹽車。上太行。遷延不能上。

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以伯樂知已也。  
今僕居鄙俗久矣。君獨無滯拔僕也。滯拔與翦  
拂音義同。影即飄也。組綬也。惠莊見前註。烈士  
傳曰。羊角哀與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  
之道。遇雨雪。不能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  
中死。總帳素帳也。後漢徐穉有死喪。赴弔萬里。  
以一兩綿漬酒曝乾。裹炙雞。至則以水漬之。使  
有酒氣。動輪即范巨卿執紼引車也。見前註。梁  
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學。墜  
其家業。後漢朱暉與張堪友。暉以堪宿成名。德  
未敢安也。堪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物故。暉往候視。見其妻子困厄。歲送穀五十斛。  
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見司馬候之子。  
撫而泣曰。自此父之死也。吾無與比事君也。孔  
叢子曰。郗成子自魯聘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  
觴之。陳樂不作。酣畢。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  
不辭何也。成子曰。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  
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衛有亂矣。行三十











